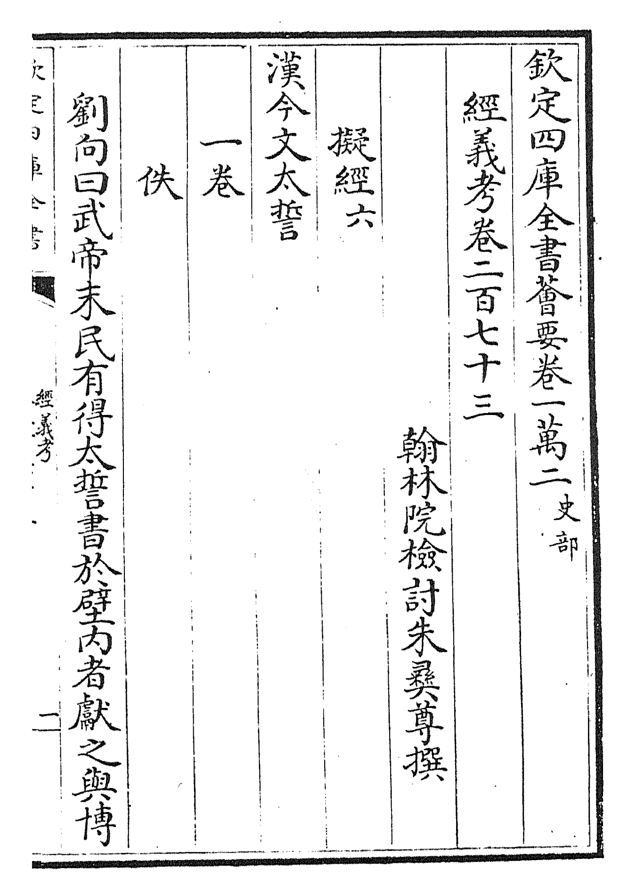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擬經六

漢今文太誓

一卷

佚

劉向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

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王充曰掘地所得者

趙岐曰今之太誓後得以充學

馬融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其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房宏曰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太誓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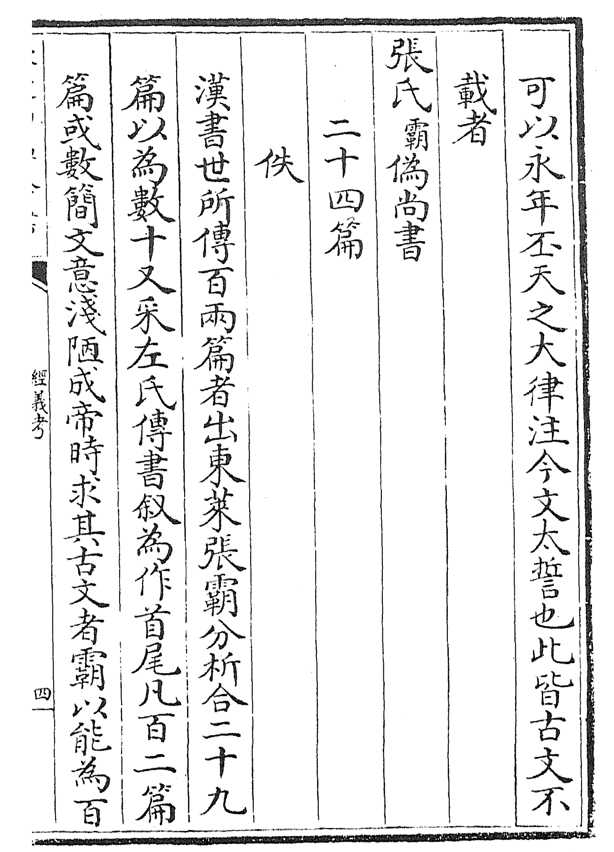
王肅曰太誓近得非其本經

孔穎達曰劉歆作三統歴論武王伐紂引今文太誓云丙午逮師

陸德明曰漢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董斯張曰河内女子所獻太誓一篇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

其聲魄索隱曰此以下至流為烏見今文太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説云烏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太誓流為鵰鵰鷙鳥也然則今文太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内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太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太誓云立功立事劉向三統歴論引今文太誓云丙午逮師説苑引太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又引太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為重也漢郊祀志引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注今文太誓也此皆古文不載者

張氏霸偽尚書

二十四篇

佚

漢書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

兩徵以中書挍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王充曰孝成皇帝時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案百篇序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帝出祕尚書以考挍之無一字相應者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

黄鎮成曰張霸偽書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徳典寳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二十四篇前漢諸儒以之附伏生二十八篇并偽太誓並行

王應麟曰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

孔氏衍漢尚書

唐志十卷

後漢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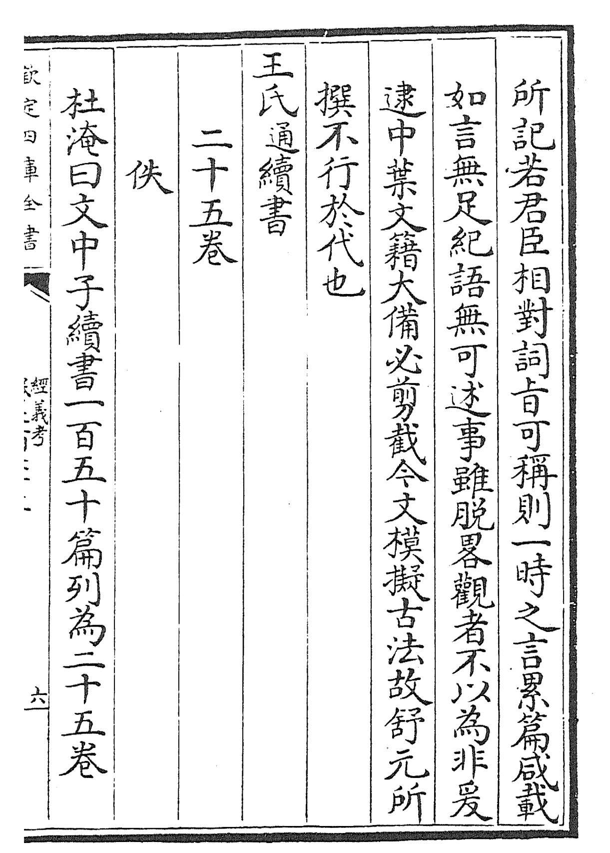
唐志六卷

後魏尚書

隋志八卷 唐志十四卷

俱佚

劉知幾曰晉廣陵相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删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後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夫尚書



所記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事雖脫畧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摸擬古法故舒元所撰不行於代也

王氏通續書

二十五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

新唐書王勃傳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門人甚衆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録無書者十篇勃補全缺逸定著二十五篇

中說讀書始於漢以存漢晉之實天子之義列乎範者四曰制詔志策大臣之義載乎業者七曰命訓對讚議誡諫

王勃序曰書以記言其來尚矣越在三代左史職之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揚于王庭用實大焉苟非可以

變理情性平章邦國敷彝倫而叙要道察時變而經
王猷樹皇極之綱維資生靈之視聽皆可畧也昔者
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
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附之行事道德仁義於是乎
明刑政禮樂於是乎出非先王之德行不敢傳非先
王之法言不敢道紀千數百歲斷自唐虞迄於周漢
風流所存百篇而已以此見聖人言約理舉神明不
勞而體時務之撰矣故能法象天地同符易簡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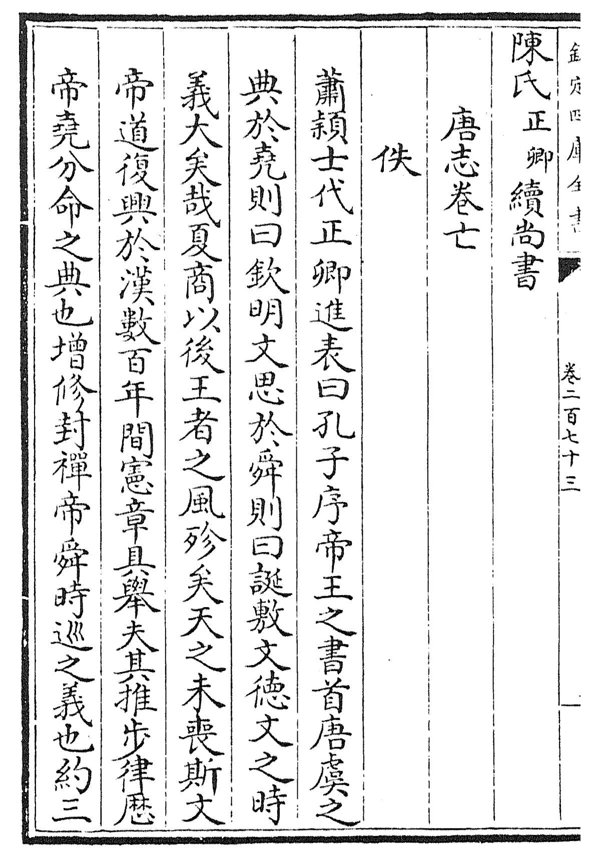
箸於筌蹄驅後主於軌物密而顯宏而奧久而彌新用而不竭非古之聰明聖智玄覽博達孰能為此哉孔安國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嗟乎其言甚大可使南面稱聖人之後矣自時以降史述陵遲人自為家標指失中陳事亂而無當制理參而不一由是大典散而人文乖是非繁而取舍謬與夫古先哲人制述之意不其踈乎我先君文中子實秉睿懿生於隋末覩後作之違方憂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

宣尼既没文不在兹乎遂約大義刪舊章續詩為三百六十篇考偽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贊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於有晉撰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為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嗟乎賢聖之述豈多為哉噫亦足垂訓作則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遭代喪亂未行於時歴年永久稍見殘缺貞觀中太原府君考諸六經之目則亡其小序其有録而無篇者

又十六焉嗚呼兹不可復見矣家君欽若丕烈圖終
休緒乃例六經次禮樂叙中説明易讃永惟保守前
訓大克敷遺後人勃兄弟五六冠者童子六七祗祗
怡怡講問伏漸之日久矣躬奉成訓家傳異聞猶恐
不得門而入才之不逮至遠也是用屬精激憤宵吟
晝咏庶幾乎學而知之者其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豈
聲禄是殉前人之不繼是懼聞者承命爲百二十篇
作序而兼當補修其闕爰考衆籍共參奥旨泉源

浩然罔識攸濟嗚呼小子何敢以當之也其盡心力乎始自總章二年洎乎咸亨五年刊寫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昔者文中子曰漢魏之禮樂未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尚有近古之對議存焉制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後之達晤者將有得於斯文乎於是龍集閼茂勉踵前修在大唐御天下之五十七祀也

按是序雖見文苑英華疑亦阮逸輩偽作



陳氏正卿續尚書

唐志卷七

佚

蕭穎士代正卿進表曰孔子序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以後王者之風殄矣天之未喪斯文帝道復興於漢數百年間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歴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禪帝舜時廵之義也約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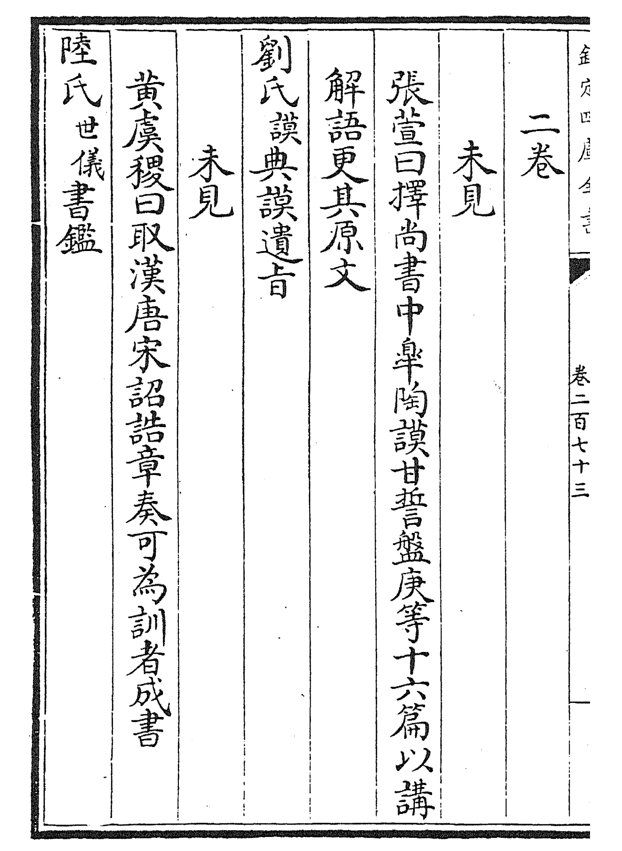
章之法以正臯陶之刑班四時之舞以纉后夔之樂且義帝之喪三軍縞服異夫湯武之放弑其君矣諸呂之亂洟辰底定異夫羿浞之驟移其祚矣中興之盛海外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是有漢之美固可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與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五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庚三登之穰河清海晏之瑞固以騰子姒而絶景挹嬀祁

而高議矣誠宜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之遺制乃漢氏已畧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臣子之罪也臣竊不自揆耕牧餘暇討尋載籍一紀於兹今謹上續尚書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以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

周秦魯之篇也臣伏讀貞觀實錄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希唐虞亦欲公等齊肩稷契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化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盛也微臣緬述太宗之旨勒成帝典不亦宜乎

王應麟曰陳正卿續尚書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論議成書開元末上之卷亡不著錄

明仁宗皇帝體尚書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擇尚書中臯陶謨甘誓盤庚等十六篇以講

解語更其原文

劉氏謨典謨遺旨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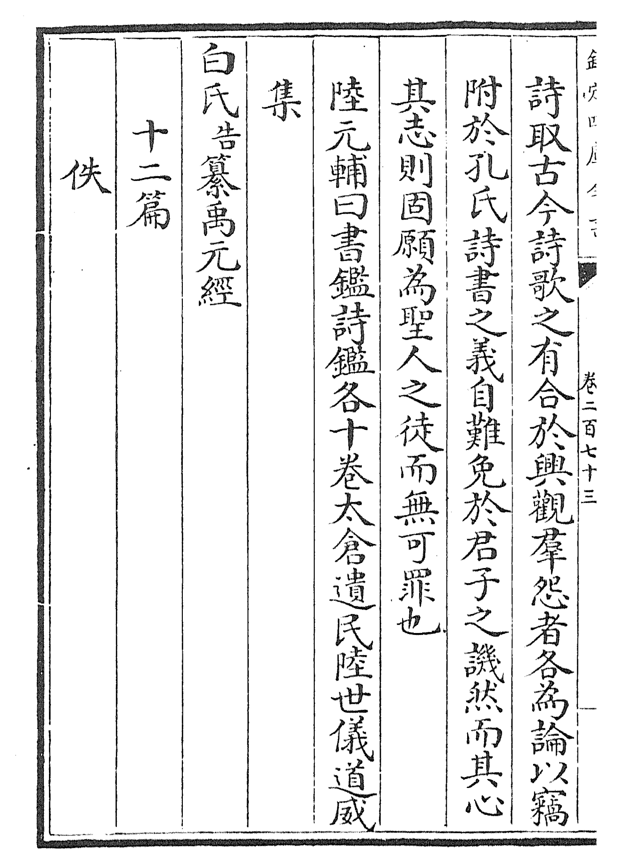
黄虞稷曰取漢唐宋詔誥章奏可為訓者成書

陸氏世儀書鑑

十卷

未見

世儀自述曰五經惟易具天人之理書完無闕所不必擬亦不必續若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今惟綱目一書為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說一則泥於邵子刪後無詩之言也不知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非經不當續也予於書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於



詩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各爲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自難免於君子之譏然而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

集

陸元輔曰書鑑詩鑑各十卷太倉遺民陸世儀道威

白氏告纂禹元經

十二篇

佚

長編東魯逸民白告著纂禹元經十二篇開寶五年因河決下詔求索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者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遂召見告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陳氏黷禹誥

一篇

存

黷小序曰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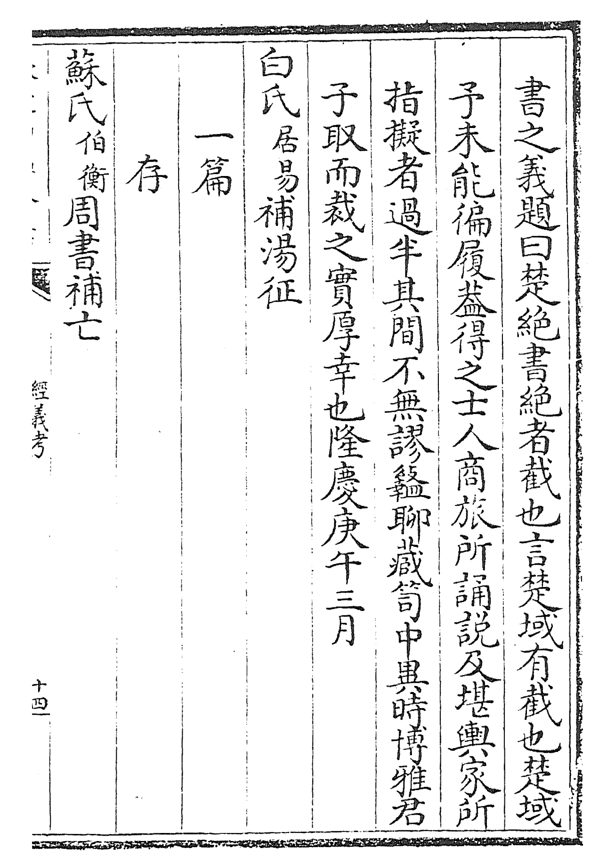
讓於啓故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黯追其旨作禹
誥

陳氏士元廣禹貢楚絕書

二卷

存

士元序曰予嘗著楚故畧社友見之謂予曰子述楚
中遺蹟太踈矣山支水委茫無脉絡何補於楚紀哉
予於是準禹貢荆州山水而廣之竊取山海經越絕



書之義題曰楚絶書絶者截也言楚域有截也楚域
子未能徧履葢得之士人商旅所誦説及堪輿家所
指擬者過半其間不無謬盭聊藏篋中異時博雅君
子取而裁之實厚幸也隆慶庚午三月

白氏居易補湯征

一篇

存

蘇氏伯衡周書補亡

三篇

存

伯衡自述曰書序有歸禾嘉禾篇目而亡其書竊意

雖唐叔之獻禾當亦有書葢俱逸矣昔白居易作湯

征以補亡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輒敢效之作獻

禾歸禾嘉禾凡三篇陶竂與父丁卣父辛爵屋生敦

台夫鼎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

蔡氏沈洪範內外篇

七卷

存

沈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

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以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者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於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以語象不明乎象何足以知數

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有如是乎先君子曰洛書與大衍詳說者數之原也予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事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攸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浸久麤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然予所樂而玩者理也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耳

謝無梂序曰圖出河書出洛圖為易書為範易以象範以數象以偶數以奇知有數奇而不知有象偶是有書而無圖也知有象偶而不知有數奇是有圖而無書也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神禹其數不傳於是有以數為象而奇零無用矣於是有以象為數而多偶難通矣夫推其極則卦與疇象與數相因為用故也原其初則卦自卦疇自疇象自象數自數其可混而一之乎九峰先生廣西山之家學暢考亭之師

傳著皇極內篇與夫易並行嘗即之而求其數矣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其變化無窮未易以綱舉而條目也然其吉凶其悔吝其災祥休咎莫不粲然具見於八十有一章大抵以性命為端以禮義為準因古設教即事示戒欲正而不欲邪欲中而不欲偏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凡所為揭天理叙民彛去世迷障人慾者雖不與易同象

而未嘗不與易同歸也其言曰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萬事所以得失皆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嗚呼窮神知化獨立物表未易言也九峰先生其幾是與不然將不知而作為元包為洞極為潛虛程子謂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矣其何以闡範數配易象補前古之闕文垂將來之大法乎享數弗遐釋數未備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是則猶有餘憾焉耳

姚鏞後序曰易以象顯範以數推自然之理也河洛呈文至於今幾千歳易之象雖已著而範之數無傳焉非無傳也不知而作者晦之也九峰先生獨能闡神禹不傳之祕分一於萬該萬於一天地事物之變古今興亡之幾性命道德之緼皆不逃乎九九八十一之間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妙乎其擬諸易也惜也不壽而數之辭未備豈天亦靳此書之全耶後世有子雲必能補之甞觀啓蒙極筮二書實與是編相表

裏西山真先生表公墓謂不愧父師之傳諒哉小子輒不自揆併刋於章貢郡齋與學者共之

真德秀曰洪範之數久失其傳聘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君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　又曰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

黄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峰蔡氏撰皇極内篇數為一書於是有範數圖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

熊朋來曰周易之後有揚子雲作太玄首各有贊有測先儒謂易以數聖人而後成書子雲乃以一身而為數聖人之事司馬公作潛虛主於河圖吉凶臧否幽顯互取其占法因於太玄也蔡仲默作範數主於洛書自一一衍為九九其名數因於太玄也太玄潛虛之贊與行不敢犯易卦之名玄虛亦未嘗相犯今範數乃多重犯太玄八十一首之名潛虛五十五行之名且於周易六十四卦之名亦犯其八何與

胡一桂曰先生謂河圖更四聖而象已著洛書錫神禹而數不傳故作是書以究極其數其演數之法縱横皆九位經之以一一一一三至於九一九二而終之以九九緯之以一一一二至於九一九二亦終之以九九其筮法或以蓍或以木惜變數之法不傳莫能適諸用也

章懋曰蔡氏範數其占亦用蓍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

則以兩奇為一兩偶為二而奇偶為三每以初揲之數為綱而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為目而目一為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為一綱一而目二則為二綱一而目三則為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為四綱二而目二則為五綱二而目三則又為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為七綱三而目二為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比綱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

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揲蓍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共為十二木占筮之時雜取其八以記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 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揲而九九八十一

之數具矣其書中所載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是為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為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為元吉原之一二則為无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

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為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右横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為横四共成一圖

桑悅曰九峰占法之要在兩奇為一兩耦為二奇耦為三初揲為綱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一則作三二則作六三則作九再揲為目目一則一以實從綱一則為一二則為二三則為三綱目數成各除九數用其零數成卦其四時節氣散於各數之間欲因其時而觀數之吉凶耳於歷法恐不甚合也數若自然實同

補輳謂太玄潛虛相去無幾謂與四聖之易同功愚未敢隨聲附和也

鄭善夫曰範數也數者理之具也時之因也繫之辭焉所以告也定之吉凶所以斷也九疇者總其綱也九九者衍其數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不可窮也易更四聖而洪範之數待九峰而著然釋數之詞缺而未備余生後四百餘載闕於日月乃率辭揆方僭敘所得焉二至者一歲之樞紐陰陽之肇也萬物原

於陽而終於陰冬至陽生萬物之原故原數始焉夫物之始其潛於下故受之以潛陽乃曰潛氣漸闕以漸長也潛藏也物藏不可不守故受之以守守不可不信故受之以信信者實也所守闕直則陷於偏邪故受之以直過直則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穉物所當閑故受之以閑閑闕故受之以須須者須所欲也過欲必危故受之以厲闕知危懼則有成故受之以成物成而動故

受之以沖沖動也動必振於外故受之以振振者奮也奮振必有求故受之以祈祈求也所求不可越其常故受之以常常者所當順也故受之以柔柔順也順常則不為苟難故受之以易平易近人然後可親故受之以親親者歡以相愛也相愛必文以相接故受之以華華文也文著見故受之以見既見則天下文明道無不獲故受之以獲獲者得也得人以相從故受之以從從則有交之道焉故受之以交既交必

育故受之以育育長也既長必壯故受之以壯物壯而興故受之以興興起也物興起而欣欣然故受之以欣欣欣者情必舒故受之以舒舒徐也叙也叙必相比故受之以比物不可久比故受之以開既比闕

晉故受之以晉晉進也進不苟故受之闕

一一者益也故受之以益益而後章故受之以章章明也明則益以盈故受之以充充滿也充滿不可以自私故受之以錫錫予也益以錫予則人心靡然

故受之以靡靡偃也人心偃靡所從者衆故受之以
庶庶不決則黨故受之以決衆決則悦故受之以豫
豫悦樂也悦樂而升故受之以升升者進於上也陽
之極也陽極於上無不中也陽已極而陰萌焉夏至
時之中也故受之以中過中陰之伏也故受之以伏
陰而曰伏氣漸乎終道將否也伏匿也匿必有過故
受之以過過愆也愆過則疑故受之以疑疑則失衆
故受之以寡寡過則闇而日章章飾也故受之以飾

飾文也文過必自戾故受之以戾戾必不情故受之
以虛理虛則昧故受之以昧昧則有損故受之以損
損過以用中故受之以用過用則退故受之以卻卻
者退也退不可闕　故受之以翕翕聚也聚以致
遠故受之以闕　不可不奮故受之以迅迅於遠
不可闕　故受之以懼有懼必當去故受之以除除
闕　必弱故受之以弱弱者氣失其平故受之
以疾疾之不已必爭故受之以競競則必分故受之

以分分而失均必訟故受之以訟訟不可長故受之
以收收斂也物斂則就實故受之以實實者誠也誠
則能以禮下人故受之以賓賓而弗穋則危故受之
以危危者自高而懼也懼危則自堅故受之以堅堅
剛也金剛則革故受之以革革以通天下之利故受
之以報報者禮也禮必有所止故受之以止止亂莫
如戎故受之以戎起戎者怨之結也故受之以結結
聚也聚必有養故受之以養養以致用故受之以遇

遇合也合而必勝故受之以勝勝者㝵其因也故受之以因因敵也勝敵則能任故受之以壬壬任也壬者水居萬物之歸陰之極也陰極闕　固也故受之以固久固必遷故受之以遷闕　墮故受之以墮墮復於下冬至之半闕　終也故受之以終終焉蓋始終一歲之成也

吳安國曰九峯蔡氏謂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大禹其數不傳乃著洪範内篇因疇有九而衍之為八

十一始於原迄於終葢欲闡範數以配易象也其八十一章於天道人事邪正得失之變詳矣然多掇拾易中之辭而曰蒙曰晉曰益曰升曰豫曰損曰革曰訟多與易卦同得無贅乎

朱朝瑛曰揚子雲草玄合象數而通之蔡元定演疇離象數而分之究之合者未必能通離者未必能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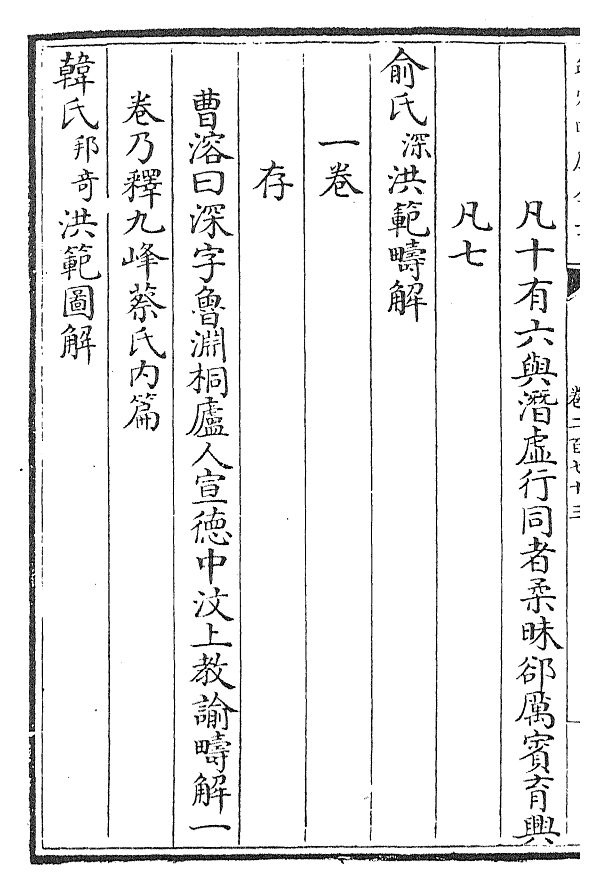
按蔡氏洪範内篇八十一章左一右一曰原

左一右二曰潛左一右三曰守左一右四曰信左一右五曰直左一右六曰蒙左一右七曰閑左一右八曰須左一右九曰厲左二右一曰成左二右二曰沖左二右三曰振左二右四曰祈左二右五曰常左二右六曰柔左二右七曰易左二右八曰親左二右九曰華左三右一曰見左三右二曰獲左三右三曰從左三右四曰交左三右五曰育左三右六

曰壯左三右七曰興左三右八曰欣左三右九曰舒左四右一曰比左四右二曰開左四右三曰晉左四右四曰公左四右五曰益左四右六曰章左四右七曰盈左四右八曰錫左四右九曰靡左五右一曰庶左五右二曰決左五右三曰豫左五右四曰升左五右五曰中左五右六曰伏左五右七曰過左五右八曰疑左五右九曰寡左六右一曰餙左六

右二曰戾左六右三曰虛左六右四曰昧左六右五曰損左六右六曰用左六右七曰卻左六右八曰翕左六右九曰遠左七右一曰迅左七右二曰懼左七右三曰除左七右四曰弱左七右五曰疾左七右六曰競左七右七曰分左七右八曰訟左七右九曰收左八右一曰實左八右二曰賓左八右三曰危左八右四曰堅左八右五曰革左八右六曰報

左八右七曰止左八右八曰戎左八右九曰結左九右一曰養左九右二曰遇左九右三曰勝左九右四曰囚左九右五曰壬左九右六曰固左九右七曰移左九右八曰墮左九右九曰終其占一吉二咎三祥四吝五平六悔七災八休九凶其名與易卦同者蒙壯比晉益豫升過損訟革凡十有一與太玄首同者守閑戍常親從交中疑飾戾翕堅止養遇



凡十有六與潛虛行同者柔昧卻厲賓育興

凡七

俞氏深洪範疇解

一卷

存

曹溶曰深字魯淵桐廬人宣德中汶上教諭疇解一

卷乃釋九峰蔡氏內篇

韓氏邦奇洪範圖解

一卷

未見

邦奇自序曰昔者上天式教出書於洛大禹因書以第疇箕子因疇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粲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宋蔡九峰氏因律吕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而贊之辭由占以致其用泄大禹之神藏發箕子之妙蘊而範之為範總於稽疑矣大哉範乎上配周易洪纖胞

合無毫髮爽其為占也蓍皆五十用皆四十有九洛書體方而用圓圓者用三故揲以三河圖體圓而用方方者用四故揲以四奇以三乘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偶以四乘二四為八八八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之數具矣至於分掛揲分終始皆同自然配合若天地陰陽不可少其一雖康節之經世亦别為機軸太玄潛虛之屬安能涉其波流乎夫羲文之學見於易禹箕之學見於範

孔子作十翼而易以傳箕子既沒不得而傳焉九峰生於二千餘年之後始紹其絶理由心得業匪師傳其功懋矣數辭未備而蔡子卒乃又絶矣鼇峰氏補其缺辭而訓釋之其後復明然碁有陰陽蓍有奇偶而考占未備至於今其殆將又絶矣乎洪範傳曰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吉範以奇為用者也有對則凶又曰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間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吉凶者雜此範學相傳之祕也著

之篇末以示讀範之士云

曹溶曰苑洛韓氏洪範圖解亦釋九峰蔡氏書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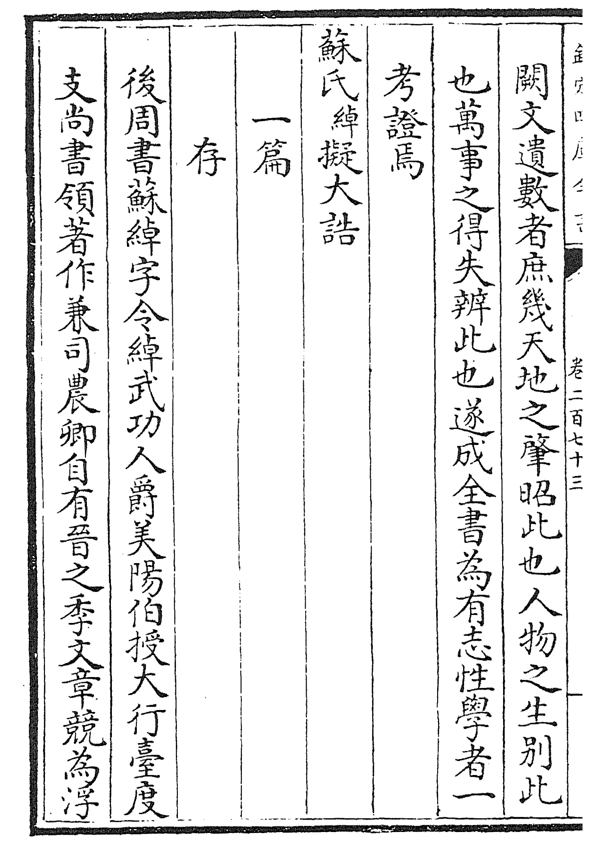
程氏宗舜洪範內篇釋

九卷

存

宗舜自序曰蔡氏著洪範皇極八十一數始於原終於終不越乎吉凶悔吝災祥休咎而已是故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皆數也皆

數則皆理也數之體著乎形數之用妙乎理九峰因體而象其形於書因用而闡其理於文其深有志於窮神知化者也視之洞極潛虛之作相去大逕庭矣惜乎每數雖與月令相應而未言所以應之者每數有與上同功而未言所以同功者或有闕文而未暇語者或有遺數而未及詳載者天台謝氏以其享數弗遐繹數未備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予深玩性學之餘不揣妄臆慨然言其所以應所以同功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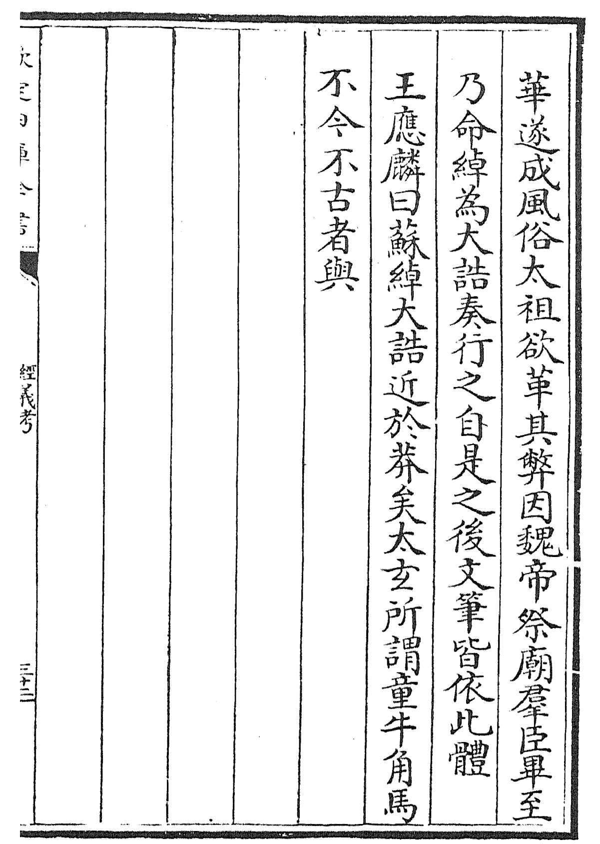
闕文遺數者庶幾天地之肇昭此也人物之生别此也萬事之得失辨此也遂成全書為有志性學者一考證焉

蘇氏綽擬大誥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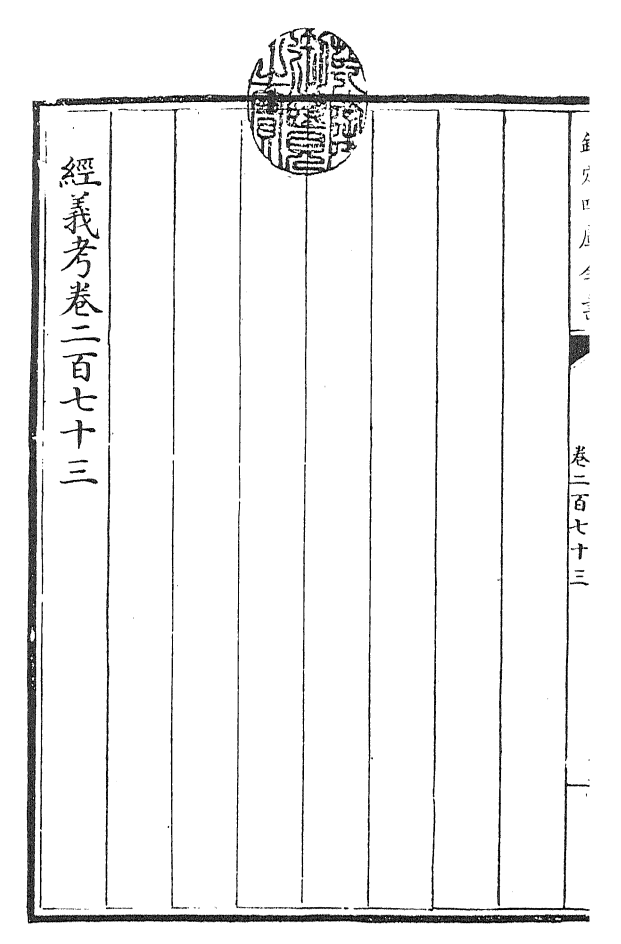
存

後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爵美陽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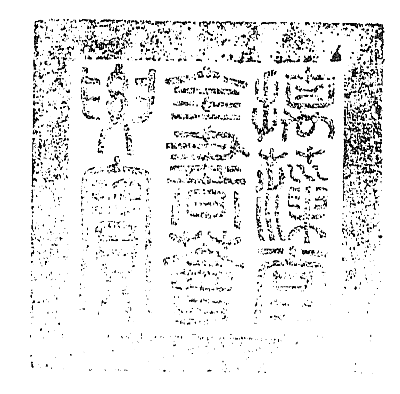


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䄙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王應麟曰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茹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四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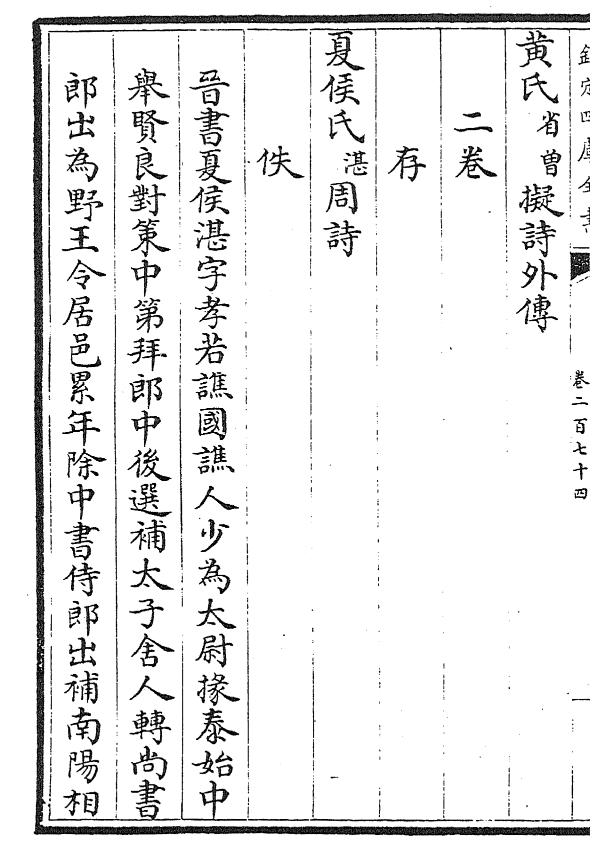
擬經 七

通 續詩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



黄氏省曾擬詩外傳

二卷

存

夏侯氏湛周詩

佚

晉書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居邑累年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

遷太子僕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别見孝弟之性

湛自序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世說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見孝弟之性

潘氏岳補亡詩

佚

葛洪曰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

晉書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出為河陽令轉懷令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楊駿引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未幾選為長安令徵為博士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

按潘黄門集秖有家風詩即葛稚川所云補亡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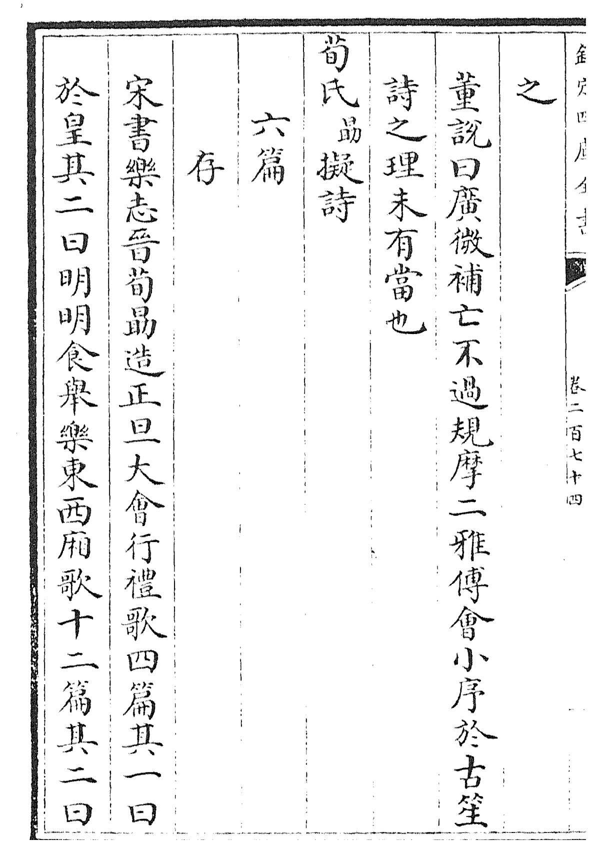
束氏晳補亡詩

六首

存

晳自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王隱晉書束晳字廣微陽平人賈謐請為著作郎嘗覽周成王詩有其義亡其辭惜其不備故作辭而補



之

董說曰廣微補亡不過規摹二雅傅會小序於古笙

詩之理未有當也

荀氏勗擬詩

六篇

存

宋書樂志晉荀勗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其一曰

於皇其二曰明明食舉樂東西廂歌十二篇其二曰

賔之初筵其五曰烈文六曰猗與八曰振鷺

沈氏朗新添毛詩

四篇

闕

丘光庭序曰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為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爾今別撰二篇為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為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為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

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夫沈朗論詩一何狂謬新添四詩為風乎為雅乎為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為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亦自相矛盾其為妄作毋乃甚乎

丘氏光庭補新宮詩

三章

存

光庭序曰新宮成室也宮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羣臣賔客燕飲謂之成也　又曰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聘於宋公享之賦新宮又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詩序無此篇葢孔子反魯之後其詩散逸採之不得故也三百之篇孔子既已删定子夏從而序之其序不冠諸篇别為編簡縱其辭尋逸則厥義猶存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束晳得以補之惟此新宮則辭義俱失茍非精考難究根原按新者有舊之辭

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廄是也宫者居處燕遊宗廟之總稱也士蔿城絳以新其宫梁伯溝其公宫居處之宫也楚之章華晉之虒祁燕遊之宫也成三年新宫災𥜥廟之宫也然則正言新宫居處之宫也蓋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宫室宫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為考考成也若宣王斯干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落者以酒澆落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類是也因此之時詩人歌詠其美以

成篇章故周公采之以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宫為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宫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宫既為下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為文王詩也知非天子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雅當在國風故也知非禰廟詩者以禰廟

之詩不可專實故也知非燕遊之宮詩者以燕遊之宮多不如禮其詩必當規刺規刺之作是為變雅專實不用變雅故也由此而論則新宮為文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既非天子又非諸侯為何事也答曰周室本為諸侯文王身有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衆二分歸周而文王猶服事紂武王克殷之後謚之曰文追尊為王其詩有風焉周名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鳴南陔之類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樸

之類是也有頌焉清廟我將之類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詩若以其國為諸侯身行王道薨後追尊故也新宫既為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云爾

補茅鴟詩

四章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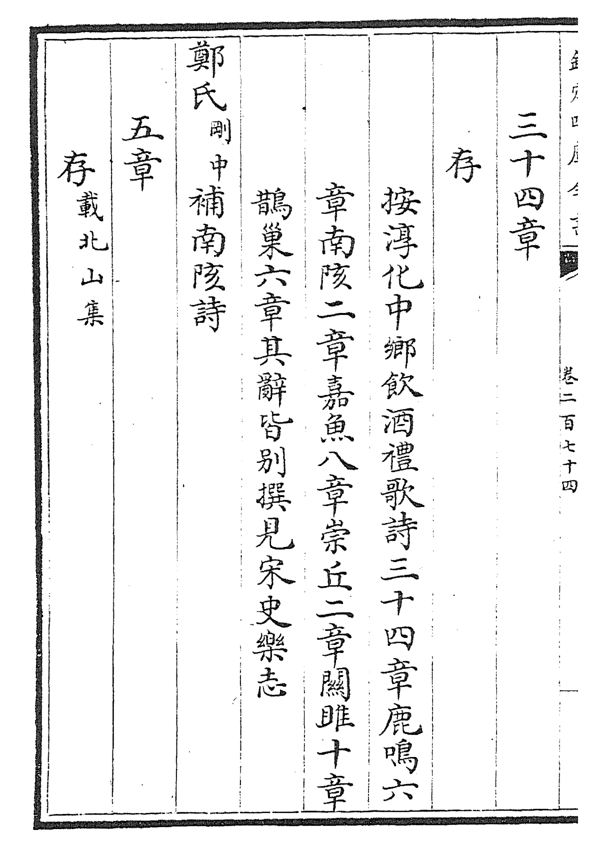
光庭序曰茅鴟刺食禄而無禮也在位之人有重禄而無禮度君子以為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　又

曰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杜元凱曰茅鴟逸詩刺不敬也凡詩先儒所不見者皆謂之逸不分其舊亡與刪去也臣以茅鴟非舊亡蓋孔子刪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時年八歲記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就學之年其間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況詩禮盡

在魯國孔子賢於叔孫豈叔孫尚得見之而孔子反不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詩不合禮又為依孔子删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宫不為删去耶答曰新宫為周公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也曰茅鴟為風乎為雅乎曰非雅也風也何以言之以叔孫大夫所賦多是國風故也今之所補亦體風焉

胡震亨曰丘光庭吳興人國子太學博士

淳化鄉飲酒詩



三十四章

存

按淳化中鄉飲酒禮歌詩三十四章鹿鳴六章南陔二章嘉魚八章崇丘二章關雎十章鵲巢六章其辭皆别撰見宋史樂志

鄭氏剛中補南陔詩

五章

存載北山集

鄭氏僖補白華詩

三章

存 載鐵網珊瑚

潘耒曰元饒州路總管王都中父閩國忠愍公以至元甲申使日本歿於難訃聞於京都中時七齡母張普貴以守節自誓祝髮於京之淨垢寺及卒像設之筵餅餌丹茶兩旬浹矣其花半萎中有一蕚天然融結狀類桃實非花非果玉質瑴章宛分三脈日漸以

腴内外映徹如淨琉璃乃命工寫為圖國史編修章

壽為之作傳一時題識賛詠者二十人而東嘉鄭僖

補白華三章以美都中之孝感焉

朱氏載堉補笙詩

六篇

存

載堉自序曰笙詩六篇雖亡推之於理亦可補焉譬

如冬官之篇亡而以考工記補之格致之傳亡而以

程子之意補之夫考工記之與程子之意皆與本文不類而補之亦未為害何獨於詩靳之不敢補哉南陔等篇前賢多補之者如夏侯湛之作今存一章可考而不見其全文惟東廣微之作備載於文選者是也裴耀卿守宣州歌此詩觀者感泣豈即東氏所補者歟抑夏侯氏所補者歟夏作見劉孝標世說註其辭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岳見是詩曰

此非徒溫雅乃别見孝悌之性以今觀之其意固善矣其語頗重複晨昏夙夜只是一義束詩亦無甚動人處豈能令感泣乎閒嘗效顰為之

陸氏世儀詩鑑

十卷

未見

盧氏辯六官述

闕

後周書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史雖具載文多不錄

皮氏日休補周禮九夏歌

九篇

存

日休自序曰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按鄭康成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已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内窈窈冥冥不獨有大卷之一章乎

王氏韶之擬肆夏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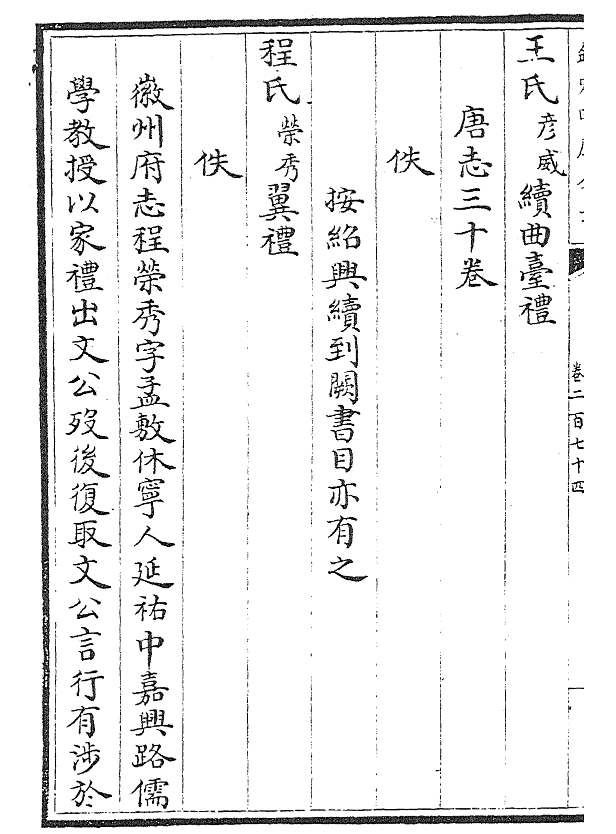
存

宋書樂志王韶之造四廂樂歌五篇一曰肆夏

南齊書樂志元會大饗四廂樂齊微改革多仍宋舊辭其臨軒樂亦奏肆夏

隋書樂志北齊元會大饗賔入門四廂奏肆夏

古今樂錄曰周禮王出入奏王夏賔出入奏肆夏肆夏本施之於賔王出入不應奏肆夏也



王氏彥威續曲臺禮

唐志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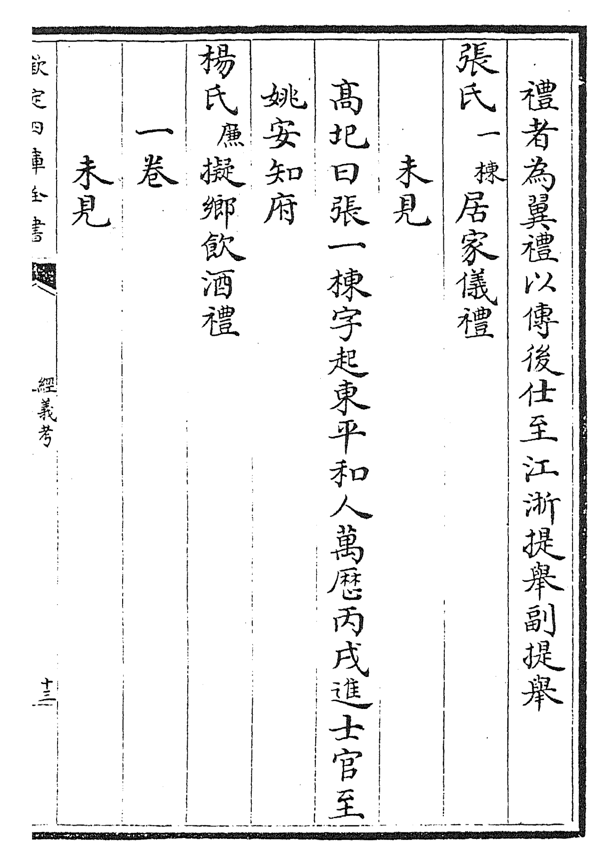
佚

按紹興續到闕書目亦有之

程氏榮秀翼禮

佚

徽州府志程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延祐中嘉興路儒學教授以家禮出文公歿後復取文公言行有涉於


禮者為冀禮以傳後仕至江浙提舉副提舉

張氏一棟居家儀禮

未見

高把曰張一棟字起東平和人萬歷丙戌進士官至姚安知府

楊氏廉擬鄉飲酒禮

一卷

未見

廙自序曰廙讀儀禮鄉飲酒篇因記伊川程夫子之言曰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箸皆聖人隨時之義以是知古不必深泥也乃潛求其不大戾者而擬議焉第不知好禮之士以為何如耳

陶氏潛鞠小正偽本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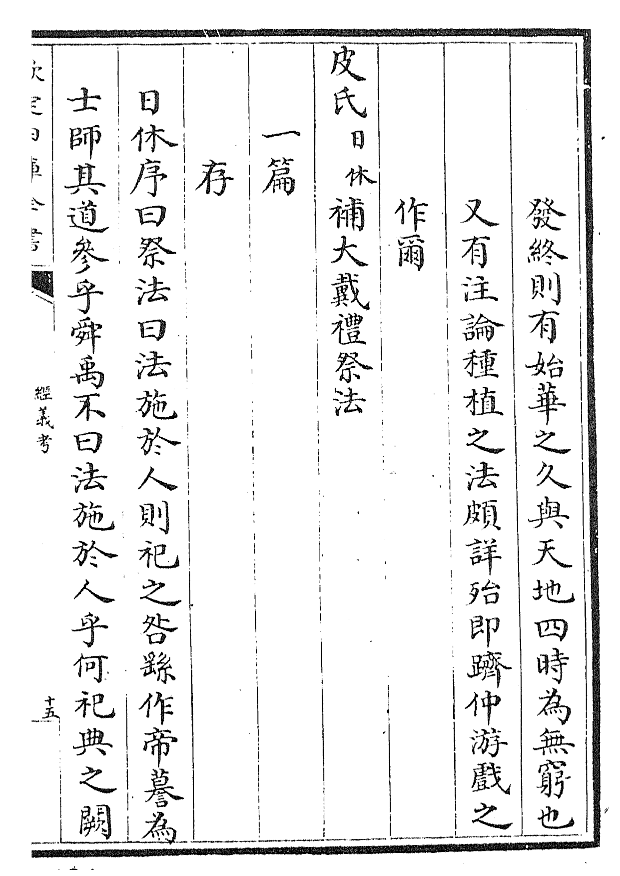
存

馮京第序曰予每從市肆閲書歲乙亥得鞠小正一

篇於淮西市題曰晉陶淵明著其言簡而覈似為晉宋人作世之推求鞠故實者必稱淵明然則種鞠東籬下故能究其理而盡其法者也其書以秋九月為正儻亦不奉宋正之微旨耶鞠記黃華本諸夏正抑黃魏統之色也晉所從受代于滅則思母而宋運故當用魏德勝之爾又鞠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其歎身與國之窮乎淵明之俯仰感興於一鞠有以夫古人之意不必如是然是乃古人之意也其大小注論種

植法甚詳不定為誰汪然後之愛鞠者求之此一卷書足矣古人為學祀先聖先師若以陶為鞠聖得不以此書為鞠師也哉他時三徑業成當倣茶竈祀桑苧翁於籬次畫葛巾遺像庶幾與鞠並蒙其福焉

按鞠小正二卷四明馮京第躋仲得之淮陰市託名陶淵明所作其書以秋九月為正月序曰秋九月者鞠之秉時行令也故建以為正謂之履端其終以秋八月始乎榮卒乎將



發終則有始華之久與天地四時為無窮也

又有注論種植之法頗詳殆即蹴仲游戲之

作爾

皮氏日休補大戴禮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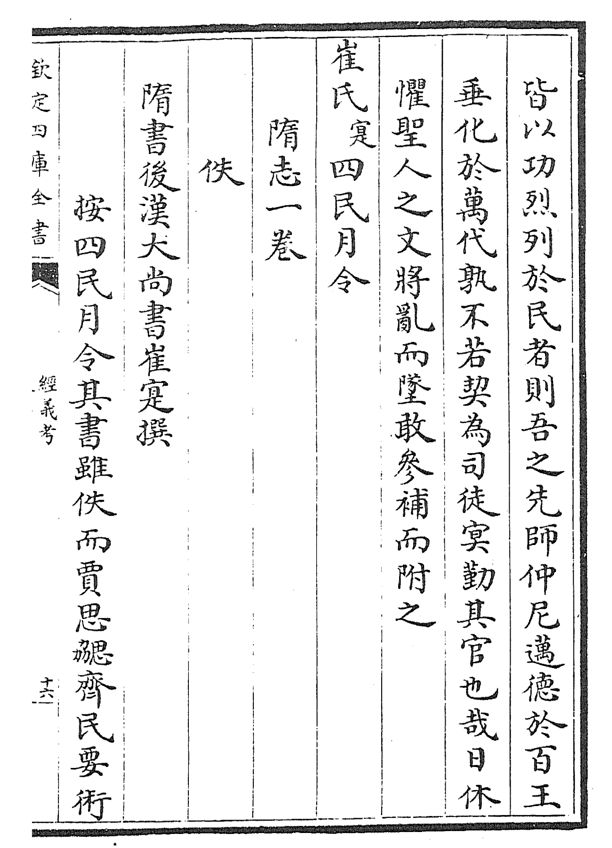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日休序曰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譽為

士師其道參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

哉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疏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定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於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為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



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
垂化於萬代孰不若契為司徒寔勤其官也哉日休
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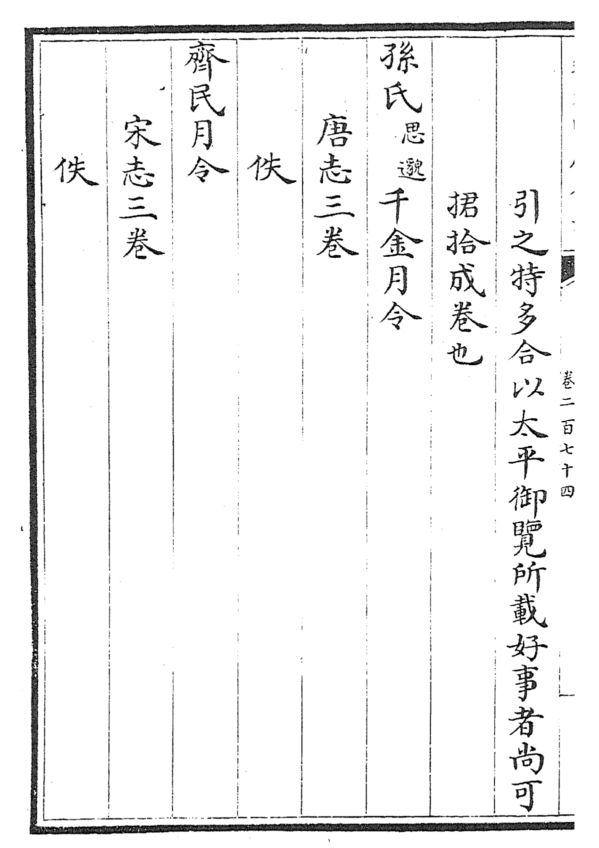
崔氏寔四民月令

隋志一卷

佚

隋書後漢大尚書崔寔撰

按四民月令其書雖佚而賈思勰齊民要術


引之特多合以太平御覽所載好事者尚可

掇拾成卷也

孫氏思邈千金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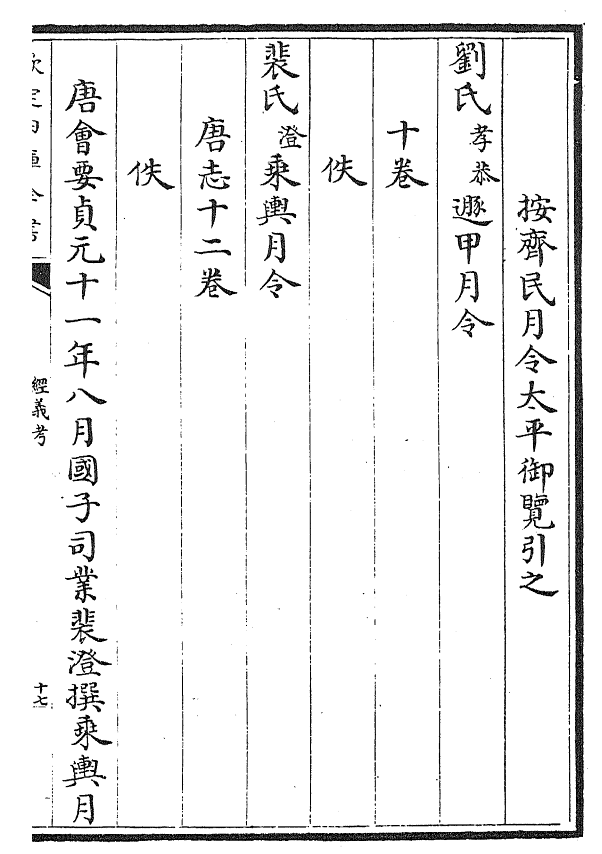
唐志三卷

佚

齊民月令

宋志三卷

佚



按齊民月令太平御覽引之

劉氏孝恭遯甲月令

十卷

佚

裴氏澄乘輿月令

唐志十二卷

佚

唐會要貞元十一年八月國子司業裴澄撰乘輿月

令十二卷上之

劉氏先之兵家月令一作玄之又作定之

宋志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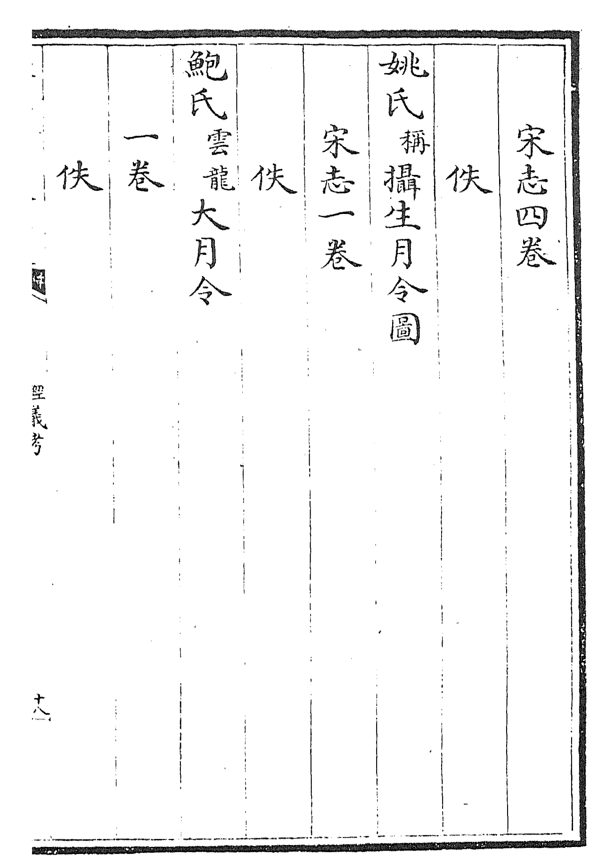
佚

符氏彦卿行軍月令

宋志四卷

佚

王氏洪暉行軍月令



宋志四卷

佚

姚氏稱攝生月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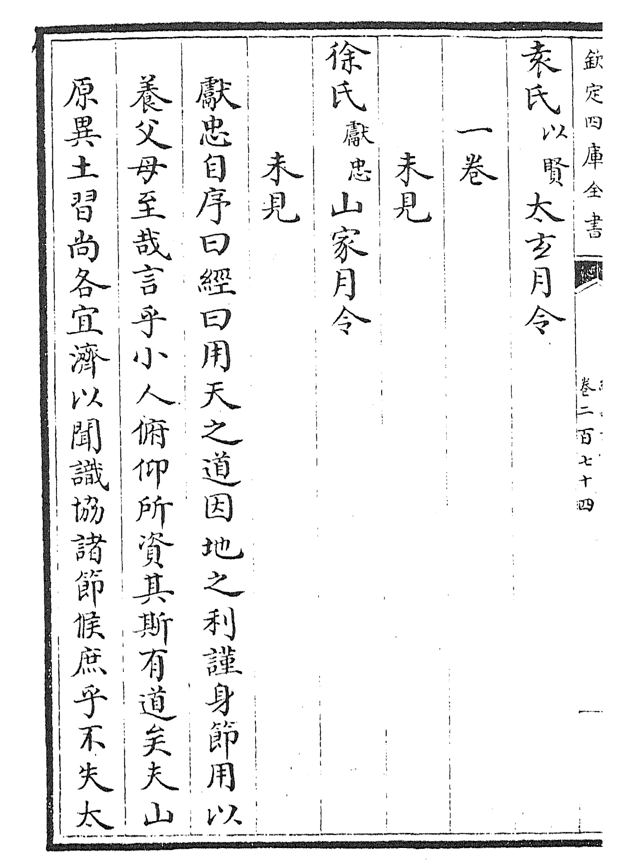
宋志一卷

佚

鮑氏雲龍大月令

一卷

佚



袁氏以賢太玄月令

一卷

未見

徐氏獻忠山家月令

未見

獻忠自序曰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至哉言乎小人俯仰所資其斯有道矣夫山原異土習尚各宜濟以聞識協諸節候庶乎不失太

平之政以符擊壤之化至於柴門洞啓牧豎前驅夕照光回篝燈自命佳蔬在柈濁酒可漉布被擁寒農書作枕足以怡神不知老至斯又衆之至樂也舍是而遠有所慕余所不能夫亦習而成性者耶

王氏士正水月令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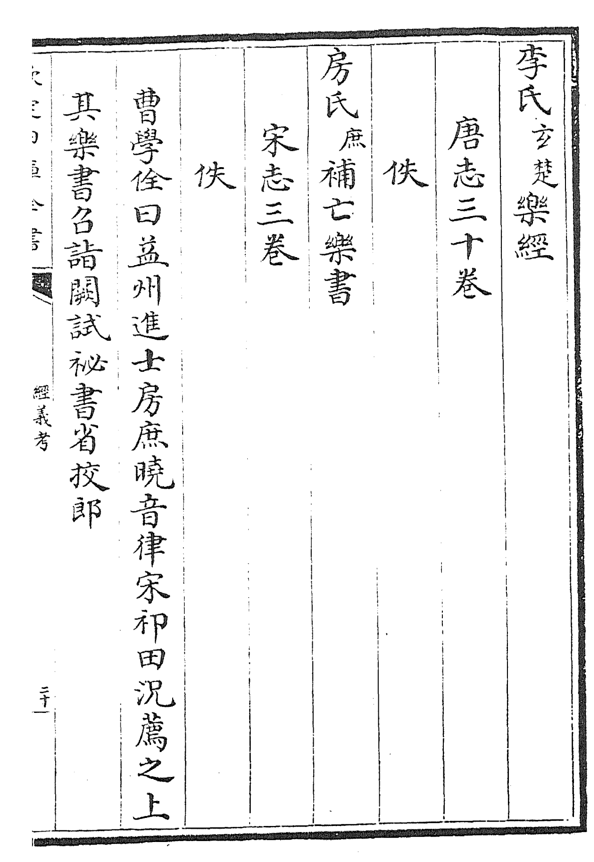
士正自述曰曹縣古北亳地瀕大河其人習知水候

偶得無名子水候占一卷其辭頗近古因稍刪次之為水月令備河渠參考焉

陽成氏修樂經

佚

王充曰陽成子長作樂經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二聖之才者　又曰陽成子長樂經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



李氏玄楚樂經

唐志三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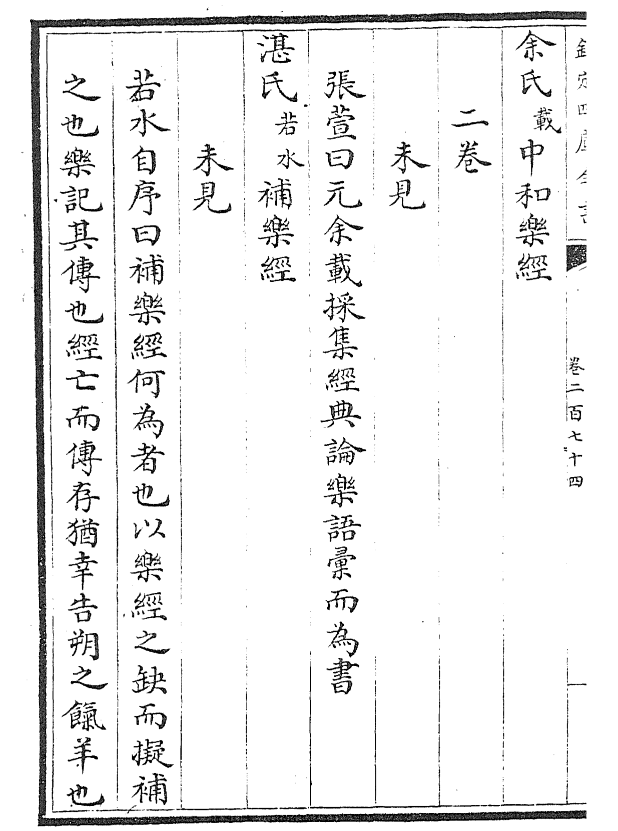
房氏庶補亡樂書

宋志三卷

佚

曹學佺曰益州進士房庶曉音律宋祁田況薦之上

其樂書名詰闕試祕書省挍郎



余氏載中和樂經

二卷

未見

張萱曰元余載採集經典論樂語彙而為書

湛氏若水補樂經

未見

若水自序曰補樂經何為者也以樂經之缺而擬補之也樂記其傳也經亡而傳存猶幸告朔之餼羊也

然而論其義理而遺其度數則樂之本廢矣夫禮樂一道也二禮之缺吾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吾四十而致意焉夫禮由心生者也樂由禮生者也禮主序樂主和序以致中和以致和序生於心和暢於外則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樂所以盡神也以格神人以感上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夫位育感格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故古之明王之治天下必興禮樂三

代而上以至黄帝堯舜之治皆由此道也漢唐而下治不如古非其人物之異也以禮樂之道廢焉耳夫禮之起在節文矣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矣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吕聲音之謂也予年耄耋矣幸天數之未盡撫素志而未酬乃在西樵隱居無事閒取諸家律吕之說而竊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為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籍者列於後以為之傳焉經以定其度

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有聖君賢相欲興禮樂者必於是乎有取焉或曰王通續經至今為誚而吾子又有是作焉不亦取譏於天下後世矣乎曰述之也非作之也擬之也非續之也夫何誚後有聖者斯知之矣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四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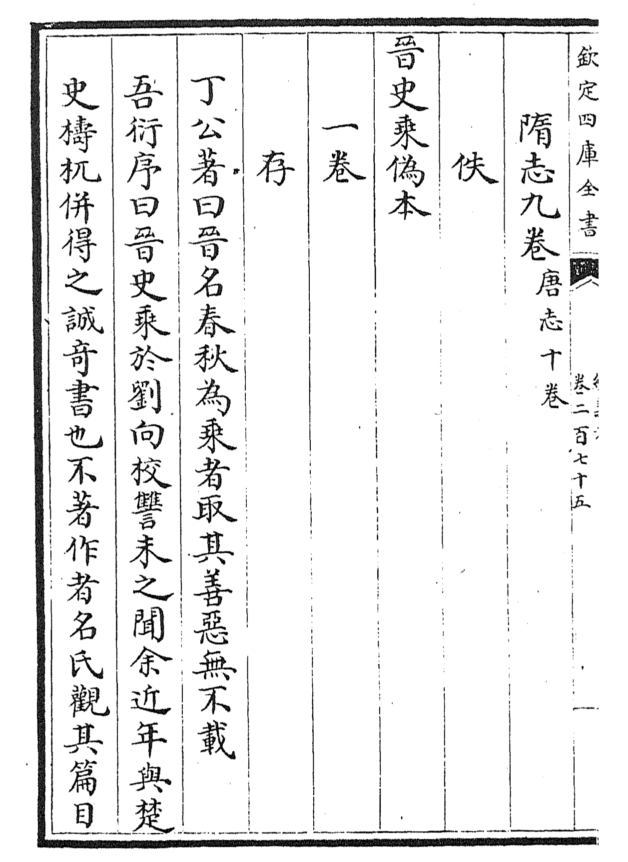
擬經八

何氏承天春秋前傳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前雜傳唐志作前傳雜語



隋志九卷唐志十卷

佚

晉史乘偽本

一卷

存

丁公著曰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

吾衍序曰晉史乘於劉向校讐未之聞余近年與楚

史檮杌併得之誠奇書也不著作者名氏觀其篇目

次第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雖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乘楚檮杌孔子修春秋多取之余嘉其書因錄之以備三史之目

胡應麟曰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檮杌今不可見而汲冡紀年所載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類豈即孟子所謂晉乘者與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末蓋惠王之史所紀孟子所見必此

元人有偽作晉乘楚檮杌者吾衍子行序謂一日併

得之其書雖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伯
事節約成篇宋景濂王子充謂即衍所撰

楚書檮杌偽本

一卷

存

春秋文曜鉤曰楚立唐氏以為史官
呂覽唐尚敵年為史其故人為唐尚願之唐尚曰吾
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

丁公著曰楚謂春秋為檮杌者在紀惡而興善也

按晉乗楚檮杌隋唐宋志及崇文中興等目俱無之即明文淵閣書目亦未有不知何時何人為此而託序於吾丘子行

又按于欽作齊乗張唐英作蜀檮杌乗與檮杌不可謂經然亦春秋之類附識於此

袁氏康吳氏平越絶書

十五卷

存

本事篇何謂越絶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為氏姓是以明之絶者絶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强越其後賢者辨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絶乎曰不也絶者絶

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强扶弱絶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内感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内能自約外能絶人也賢者所述不可繼絶故不為記明矣

後序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為誠譏惡為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

越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為比肩記陳厥說畧有
其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
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
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為姓承之
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
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
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
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

春秋鋭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以口為姓萬事道也承之以天德髙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歳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識宏也德比顔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寳也霞以庚兵絶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

水蠹所有也

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内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裁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篇者非是

陳振孫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絶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越於彼辨士絶於此故曰越

絶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

張崇縉曰越絶復讐之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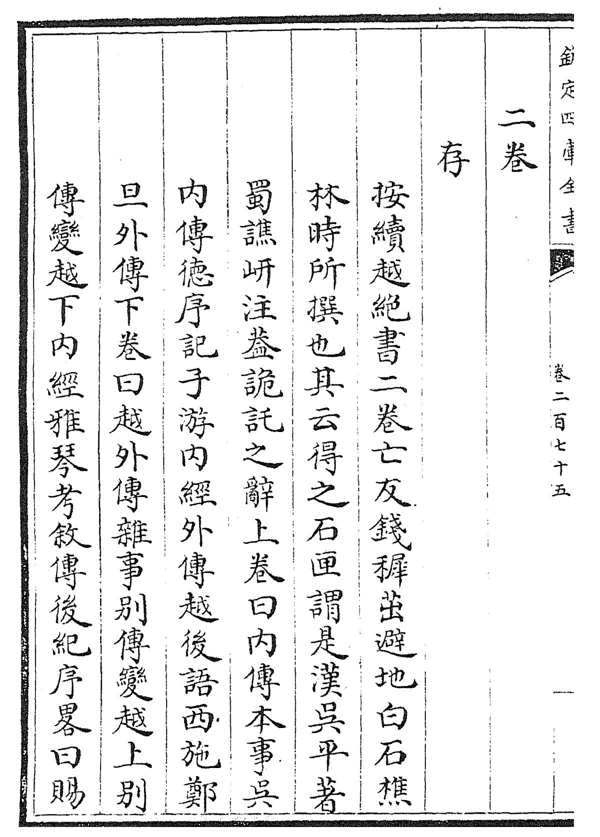
胡侍曰越絶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録解題云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葢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者予按篇末敘則草創越絶者為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又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吳君高越紐録意者君高

即吳平之守越紐為越絶之謂也

田藝衡曰隋志越絶記十六卷崇文總目十五卷舊為内紀者八為外傳者十七馬氏通考云二十篇者非是葢左傳國語之流第作者之名不著曰賜見春秋發憤記吳越則明載於外傳之篇而序曰吳越賢者所作或曰子胥又曰後人述說其曰句踐以來至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將復見於今是紀其時也百歲一賢猶為比肩是紀其侶也以去為姓得衣乃

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屬辭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德配顔淵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是紀其行與年也究而繹之義斯顯矣要之訖陳厥説者衰創於先而屬文定辭者吳成於後也豈斯人之徒當建武之末追痛中國之亡而句踐之祀忽諸故因越絕以成書邪

錢氏[䝉]續越絕書



二卷

存

按續越絕書二卷亡友錢穉茧避地白石樵林時所撰也其云得之石匣謂是漢吴平著蜀譙岍注蓋詭託之辭上卷曰內傳本事吴內傳德序記子游內經外傳越後語西施鄭旦外傳下卷曰越外傳雜事別傳變越上別傳變越下內經雅琴考敘傳後紀序畧曰賜

紀越絶成一家言袁康接之章句其篇文屬辭定又何續焉惟上紀春秋之獲麟下逮更始之元是亦可謂好事矣

趙氏曄吳越春秋

隋志十二卷

存

中興書目吳越春秋十卷内吳外越以紀其事吳起太伯止闔閭越起無余止句踐

晁公武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句踐内吳外越本末咸備

王應麟曰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徐天祐曰曄去古未遠又山陰人故其綜述視他書所記二國事為詳然不類漢文

錢福曰吳越春秋作於東漢趙曄後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者為之其大旨誇

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所載孔子子貢事不可據而其謀則在當時游説之至高者也若胥之忠蠡之智種之謀包胥之論策孫武之論兵越女之論劍陳音之論弩句踐臣吳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大夫之自效世亦何可少哉

張氏遐吳越春秋外紀

佚

楊氏方吳越春秋削繁

隋志五卷

佚

皇甫氏遵吳越春秋傳

隋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初趙曄為吳越春秋十卷其後有楊方者以曄所撰為繁又刊削之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書

考定而注之

樂氏資春秋後傳

隋志三十一卷唐志三十卷

佚

隋志晉著作郎樂資撰

劉知幾曰晉著作郎樂資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于周貞王續前傳魯哀以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繼周終於二世合作三十卷

按初學記引春秋後傳文云秦穆公將見三人因於内宫又云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臣聞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宫之垣皆荻蒿又云赧王三十八年秦始作浮橋於河又水經注引後傳文云使者鄭容入柏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容安之答曰之咸陽過鄗池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扣梓

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容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有頃聞語聲言祖龍死

劉氏允濟魯後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唐書劉允濟中宗時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

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獻之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之如浮雲爾

裴氏光庭等續春秋經傳

佚

唐書開元中裴光庭拜侍中兼弘文館學士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約周公舊規依仲尼新例自戰國迄隋上自周敬王下至有隋請

天子修經光庭作傳書久不就

册府元龜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上

李氏[騤]戰國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陸氏[賈]楚漢春秋

漢志九篇隋志九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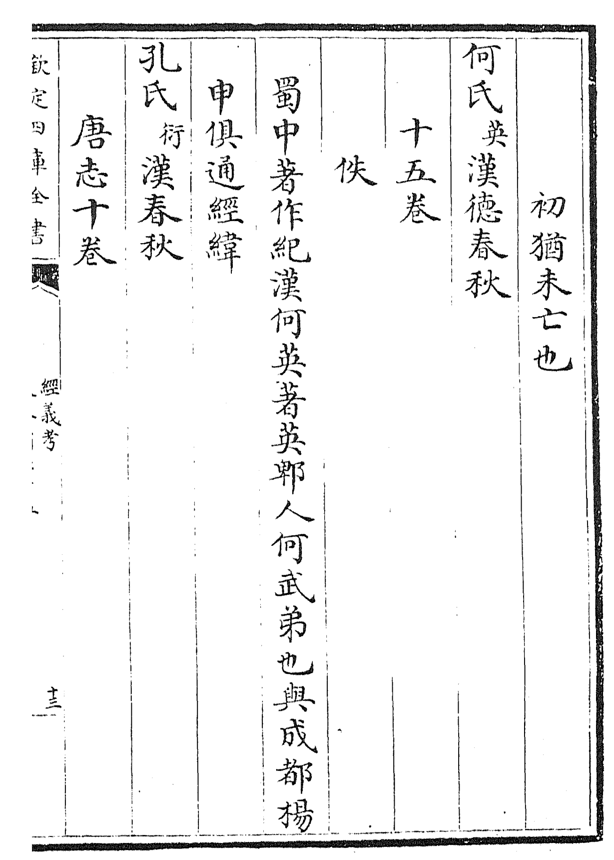
後漢書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劉知幾曰呂陸二氏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曰春秋

司馬貞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閒事

洪邁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

按楚漢春秋顏師古漢書注李善文選注皆引之則唐時尚存又太平御覽亦引之則宋


初猶未亡也

何氏英漢徳春秋

十五巻

佚

蜀中著作紀漢何英著英郫人何武弟也與成都楊

申倶通經緯

孔氏衍漢春秋

唐志十巻

佚

後漢春秋

唐志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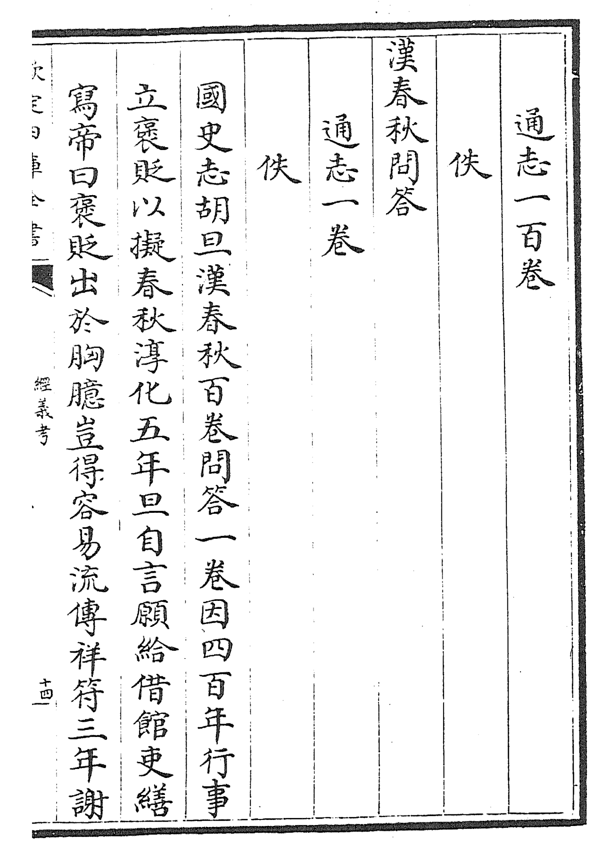
佚

漢魏春秋

隋志九卷

佚

胡氏旦漢春秋



通志一百卷

佚

漢春秋問答

通志一卷

佚

國史志胡旦漢春秋百卷問答一卷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以擬春秋淳化五年旦自言願給借館吏繕寫帝曰褒貶出於胸臆豈得容易流傳祥符三年謝

泌又為言敕襄州給紙寫天聖中獻之仁宗稱歎遷

旦秘書監

鄭樵曰問答者旦與門人郄羽問答

宋實錄祥符三年十二月襄州言通判司封外郎胡

旦撰漢春秋百卷詔給札錄進

玉海天聖元年九月十六日中書門下言胡旦先撰

漢春秋一百卷久未進入詔令本州遞進二年二月

癸亥州以旦書上進上稱歎之以秘書監致仕命一

子為京官初旦上所撰漢春秋一百卷上因問旦著書本末宰臣王欽若曰旦太宗朝進士第一人詞學精博嘗謂三代之後惟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著此書以擬春秋上稱歎故有是命初旦斸大硯方五六尺既而埋之且刻曰胡旦修漢春秋硯云

梁氏固漢春秋

佚

山東通志梁固鄆城人字仲堅灝之子嘗著漢春秋

初以灝蔭賜進士出身祥符初擢甲第累官著作郎直史館

袁氏曉獻帝春秋

隋志十卷

佚

司馬氏彪九州春秋

隋志十卷

佚

晉書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襍譙周雖已删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掇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

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

劉知幾曰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錄其行事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中興書目紀漢末州郡之亂司冀兗青徐荆揚涼幽各一篇彪髙陽王睦之長子專精學術泰始中為祕書丞

陳振孫曰晉司馬彪紹統撰記漢末州部之亂凡盜

賊僭叛皆紀之

劉氏峻九州春秋鈔

一卷

佚

右見胡元瑞經傳會通

凌氏準漢後春秋

佚

柳宗元曰凌君宗一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

浙江通志淩準富陽人官翰林學士

王氏希聖續漢春秋

佚

戴表元曰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絶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逺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為不能出此而訾之

者何不諒其創之之難也盖司馬公之於糸魏也旣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為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襃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通鑑也目録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强也緣本書為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行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

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葢當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弘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諄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說其為幸也不既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亦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待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壘守嚴辭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

所謂于湯有光者也病困勦瘵之中諷讀併日為之作興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歎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槩於卷後而歸之雖然余於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蓄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孫氏（盛）魏氏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劉知幾曰魏京兆魚豢私撰魏畧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閒出又曰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孫氏壽魏陽秋異同

唐志八卷

佚

鄭氏如幾魏春秋

佚

按西吳鄭如幾撰魏春秋大旨謂商係夏周係商秦係周漢係秦魏係漢晉係魏綿綿係而不絕若謂之統若以魏篡取不使係漢則統其絕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篡弑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著其罪也司馬遷作史記畧準春秋至秦項呂氏亦皆列

之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必欲以蜀系漢不知蜀亡系之魏耶系之晉耶莫適攸從矣同時張無垢作書難之如幾報書千言書載陳霆兩山墨談董斯張吳興藝文補

貟氏半千三國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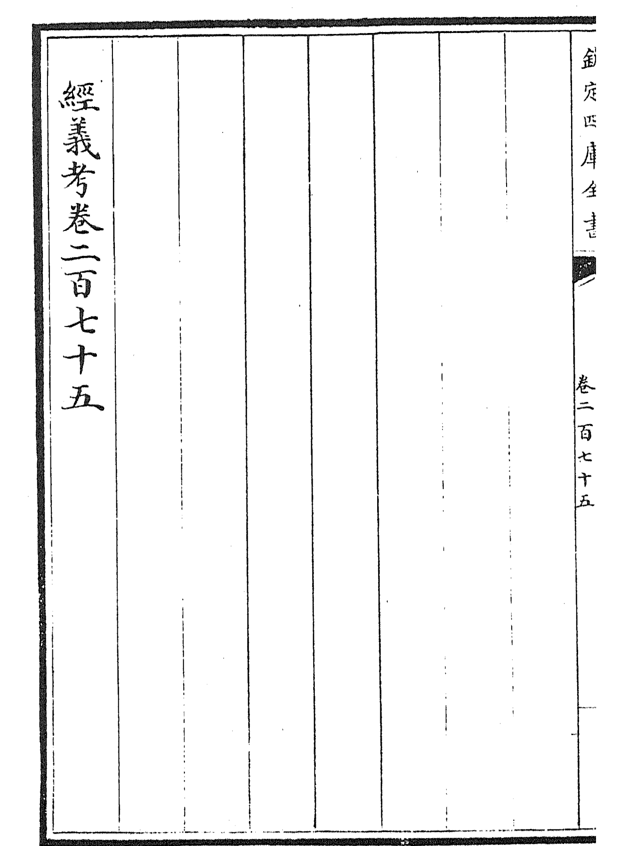
唐志二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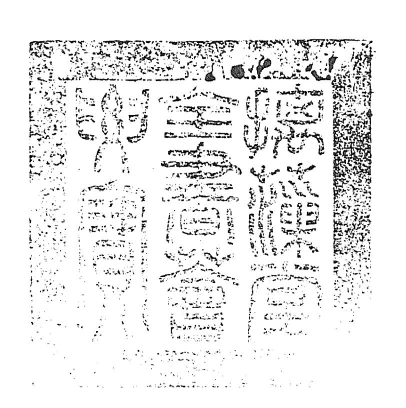
崔氏良佐三國春秋

唐志卷亡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貢生臣李垌